



深度 生死观

生死无尽序章

生死无尽：阿拉巴马，99%

和助教聊医疗保险，和护士聊一蹴及发的战争，和病人聊南方苦闷的生活日常，候诊室里的扯淡比床边指导丰富得太多。每次踏上一段充满未知的行旅，都让我想到十五年前的阿拉巴马，给我力量的那些人、那些故事。

吴易叡 | 2018-08-18



摄影：林振东

【编者按】“生死无尽”系列文章延续“端”的生死观专栏。园地作者群笔下的故事，呈现了你我或许熟悉、或许陌生，关于生老病死的场景。借由不同叙事者所陈述的观点、反思和批判，在有尽的生命篇幅里，寻索无尽的意义光谱。

一年前的此时，琼斯（Doug Jones）在参议员补选中险胜，阿拉巴马州的蓝红版图以百分之一的得票差距翻转。但摩尔（Roy Moore）真的输了吗？看著电视萤光幕里举杯的人们，心情其实没有多大的起伏，倒勾起了十五年前在棉花州见习的回忆。

系上准备把三年级的医学生都往外送，称为“增润年”。想想当时的我才没那么幸运，顶多能出国见习短短的两个月。我读的医学院规模不大，更遑论有多么“国际化”，不若现在学生选择实见习地点好像吃“放题”一般，学校只给了我们这个合作计划的选择：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伯明罕分校（UAB），好歹也是美国南方最大的医疗科学学术中心。

对阿拉巴马的印象，除了好莱坞电影《美丽跷佳人》（Sweet Home Alabama）之外，其实一无所知。匆匆申请，然后匆匆上路。机场巴士从市郊驶入大学区时，我刻意戴上耳机，播放葛莱美奖天团Alabama的乡村摇滚，怎知映入眼帘的不是一望无际的棉花田，而是死板的连栋水泥建筑。穿著绿色手术衣，或是花色护士服的路人逐渐多了起来，就知道即将要下车了。

大学大道两旁整齐矗立的医院建筑，和初春正在萌发芽叶的行道树相衬。庞大的医院建筑群，井然有序地座落在灰蒙蒙的城市里，宛如沙漠里的生物圈实验计划。号称Magic City的伯明罕原先是座工业城，如今七成人口都是医院体系的员工。校园里的最大的铜像是Tinsley Harrison，对，就是那本在学校里，我们一章一章拆开来死记的哈里逊内科学首位编辑。他长期在UAB任教，当然最后也成为学校的神主牌。

曾经以为自己会跟随父业，于是选了神经内科和成瘾科试试水温。在两个月里，我们必须填满医院交代完成的清单。这种方式的学习成效有限，因为每次和单位里的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熟识，就得离开到下一个单位报到，深入学些东西的机会其实不多。

只好把握机会聊天，和科里的助教聊医疗保险，和护士聊一蹴及发的战争，和病人聊南方苦闷的生活日常。候诊室里的扯淡比床边指导丰富得太多。在教育水准普遍低落的“圣经

带”，寻找最简单的语言和逻辑解释何谓高血压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面对广泛的贫穷，才知道简单的卫生教育根本无法改善人们的饮食条件和作息，好让他们瘦得下来。把什么事都看成理所当然的我，突然觉得自己毫无用处。

就这样过了头几个星期，逐渐明白这个医疗体系早期最在行的其实是急诊和外伤医学。六零年代的伯明罕是民权运动的重镇，市街充斥著警犬、消防水柱和爆炸声。八、九零年代后，这州在医学上的突破来自于代谢症候群和与HIV的庞大样本数。我也才知道更早之前，美国公共卫生蒙骗并观察六百位感染梅毒的病患，而不给任何治疗的对照实验，也发生在这里。

好吧，我承认：谁说大学生出国实习一定是乖乖按表操课的呢？除了学校发给我们的“学习护照”之外，我们也设计了自己的to do list。去尝到超大份量的烤牛肋排、去墨西哥湾吃龙虾、去亚特兰大勇士队的主场朝圣……周间的空档，我们租了车四处游荡。为了在清晨跨越两大州去纽奥良看嘉年华，下班轮流小寐之后，凌晨就沿著密西西比河畔在雾气里高速前往。现在想起当时的斗胆，没撞上半夜过河的野鹿还是什么的，实在是三生万幸。

但就在小布什透过电视向伊拉克宣战后的那个周末，一切的新奇感都变了调。按计划去看了场NCAA的篮球赛，赛前照例唱了美国国歌，接著竟然是三军举著星条旗威风地进场，接著是一段帮衬政府出兵的冗长祷词，和全场高声齐唱的“天佑美国”。当下虽然也跟著起立，我就是无法和大家一样，安分地把手掌贴在胸口上。

隔天照例收心，准备好神经科的grand round（巡房）。孰料来自巴基斯坦的医生满身酒味。她在测试一个病人的平衡感时，自己连站也站不好。前几个礼拜本来想问她为何移民，此时我更羞于问她战争的问题。她很快地结束巡房，又酒气冲天地离开。病房护士说，这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日后每次想起见过的第一例Lewy Body Dementia（路易氏体失智症），想起的是她颠簸的步态，而不是病人的。

接著是复活节，大学附近的长老教会举行了爱宴。但我头一次在礼拜中感到惴惴不安。宣召时牧师举起了双手说，这次我们要学习“let go, and let God.”宴席中天佑美国此起彼落。离开教堂时，瞥见后门旁贴的海报：“抱歉，今天我们没有食物。”

我仓皇离开了教会。

接下来的周末，我去了反战示威。流程已经全忘，只记得好几辆呼啸而过的车，还有从车里伸出向我们竖直的中指。

有天晚上自己去了蓝调酒吧，那晚的节目是朗诗。年少时也写诗的我，倒是头一次听“spoken words”的朗诵。音乐一下，只能努力从所谓的Black English Vernacular中辨识出一些关键词汇：大麻、苦艾、被警察逮，去他妈的布什政府.....放眼望去，昏暗的酒吧里只有我一人的肤色不是黑的。但我竟然在这里找到和自己的“同一国”人，顿时无比放松。

见习结束之前，回到神经科的诊间找负责的医生在学习清单上签名。记得他匆忙地从给中产阶级提供客制化问诊的Kirklin Clinic，赶到专门给领取救济的人看病的另一座医院。他签了名，转头过来笑笑地说：“哪有什么American Dream?简直是American Mess!”

回台湾后，实习医院因为SARS的缘故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兵荒马乱，很快就把两个月的林林总总丢到记忆的箱底。接著是毕业、考照、求职，然后转工，十几年来疏于整理当时的困顿。

谁知道后来离开了临床，进入单纯的教学、研究生涯。在医学院里，我教的是当红炸子鸡学科“医学人文”；在研究上，我不断寻找跨国（transnational）医学史的路径。几年来不间断地移动，开始习惯用漂流的生命样态理解不同地域、文化里健康的定义，和疾病的成因，还有机构里外应对疾病的各种方式：除了科学的、想像的，当然还有束手无策的。最后，连看自己所来之处的角度都变得不同。

记忆已经如此遥远，蓝调酒吧里的那股同仇敌忾，如今才在阿拉巴马的政治版图上翻转了百分之一。#MeToo运动的号召像是小兵立了大功，但我怀疑它是否真的具备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在忧郁的南方，strange fruit早已结实累累。要能够全面叫停从南北战争以来经济结构助长的层层压迫，松动为了繁衍命脉而逐渐稳固的保守价值，叫那些受压制的、歧视的、霸凌的、剥削的都得自由，简直蚍蜉撼树。补选的结果只是特朗普年代荒谬剧里的

不幸之幸。那依然固若金汤的百分之九十九，不是几个星期的见习能够理解，三言两语可以透彻。

学期初，受派和一班大学同事到甘肃考察“服务学习”的据点。促成的慈善团体负责人很有心。她说：香港的孩子们大多含著金汤匙出生，得要他们看看那些最穷的地方。我无法否认她的古道热肠，但反过来想。在我们设计一系列课程，要学生们投入行动的背后，是否真的能理解彼地的现实？又能不能反过来意识到自己身处之地结构性的不平等？而就算培养了如是关注和觉察，在政治前景悲观、公民社会急速萎缩、行动者心灰意冷的此地，有无条件让他们放手一搏，改变现状的不堪？

那么就从故事开始吧。

面对生老病死，数据或许已经无效，万灵丹依然在摇不可及的深山。我们乘风破浪，然后搁浅在一座荒岛上。幸而莎翁这样提醒过：故事的精灵会帮助我们在暴风雨里获得返航的力量。于是诞生了“生死无尽”的系列文章，邀请不同的叙事者记下身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关于生老病死的场景。他们各自在不同位置上陈述观点、反思或批判，在有尽的生命篇幅里，寻索无尽的意义光谱。它可以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大小事，也可以是单纯的想像或呢喃。

每次踏上一段充满未知的行旅，都让我想到十五年前的阿拉巴马，给我力量的那些人、那些故事。

（吴易叟，香港大学医学伦理及人文学部助理教授，平时研究医学史，教授医学人文；闲时游荡兼写作）

生死观 生死无尽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